

日本箭內互著
陳捷譯
陳清泉

蒙古史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箭内互著

陳捷
清泉譯

蒙古史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蒙古史研究目次

箭內互小傳

白鳥庫吉序

市村瓚次郎序

一	成吉思汗死地	一
二	大昌原之戰	五
三	拖雷使者撓不罕之被殺	一一
四	海都叛亂之年次	一五
五	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	二八
六	遼代之漢城與炭山	六六
七	成吉思汗	八〇

八 元世祖與唐太宗 九四

九 元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考(附錄) 一〇四

箭內氏遺著皆有關於遼金元三史而於元史尤爲注重經彼國學家彙集刊行總名蒙古史研究本館於國難商業經譯就幸尙未罹兵燹茲將譯稿中比較繁重主要諸篇另編印爲單行本以類相從庶便閱者其零星部分則彙成一冊仍用蒙古史研究名稱藉存其真謹將單行本各書名列後

遼金元軍及金代兵制考

兀良哈及韃靼考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

元代經略東北考

元朝制度考

日本文學博士箭內互小傳

箭內博士，名互，號尙軒。明治八年七月十七日，生於福島縣西白河郡川崎村大字踏瀨。其先世爲攝津楊津鄉人，後移磐城。其家夙負鄉黨重望，世有名門之譽。長兄名左衛門氏，無嗣，以博士爲其準養子。十五年，入白河小學校。二十二年入郡山安積中學。二十七年，入仙臺第二高等學校。三十一年負笈東都，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專攻史學。三十四年，以成績優秀，卒業於大學。卽入大學院，繼續研鑽。當時之研究題目，爲中國基督教之興廢。同年任史學會學士委員，爲史學雜誌總編輯。四十年八月，爲第一高等學校講師，講東洋史。四十一年一月，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設歷史調查部，被選爲部員。在白鳥博士之下，研究滿鮮之歷史地理。四十二年七月，部員因蒐集資料，遊歷滿洲。博士與松井等稻葉岩吉兩君，共同踏查南滿及遼西地方。由大連，營口，廣寧，越醫巫閭山而至錦州。弔松山杏山之古戰場，歷朝陽，義州，再歸錦州。復赴寧遠，過奉天而達長春。齎多數之收穫而歸國。其中不乏

前人未發之資料。四十三年十月，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大正元年，以積年之苦心，成東洋讀史地圖，由書肆富山房出刊。其圖考證精審，超已出諸圖之上，極受學界歡迎。二年九月，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於是傾多年之蘊蓄，講專門之元史。翌年南滿洲鐵道會社，舉其調查事業，全託於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又分擔其業。故每期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中，皆有精緻之研究。五年，被選爲史學會評議員，頻盡瘁於會務。六年九月，任東京外國語學校講師，教授東洋史。未幾辭去。時七年四月也。八年十月，任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命勤務於文學部。九年八月，該部夏季公開講演，講元朝文化史。概說。十年八月，因曾提出元朝制度之研究論文，授文學博士學位。其內容詳見再答羽田學士元朝怯薛考。元代社會三階級三篇。十四年四月，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繼士村博士之講席，擔當東洋史學第一講座。當時又承國學院大學所招，爲東洋史講師。十四年有微恙，幸卽恢復，而胃部發疾。其後或靜養於鄉里，或療治於南病院。院長醫學博士南大曹氏與博士同鄉，交情特厚，聞博士病，親身治療；而終不愈。至十五年二月十日，在本鄉曙町，溘焉歸道山。享年五十二。先是病危之音，達於天聽，昇叙從四位。繼復賜白纁二疋，以慰其靈。越二日，在小石川音羽護國寺營假葬儀，先輩知友門人來會。

者甚衆。法號與文院馨德遍滿尙軒居士。博士在學界之功業，茲不贅述。史學雜誌大正十五年三月號有其傳。茲載其著述目錄於後，即可知其一斑。博士資性溫厚而篤學，晚年雖在病褥，猶研思不絕。且將於病愈後，大有所爲。手訂編述項目，特製用箋數千。今其用箋，徒存於故博士之案頭，益使人增痛惜之情。烏絲欄外，標以幹怯川莊之名。蓋用幹難怯綠連二川之名也。博士終身鑽研元史，觀此額亦足知其梗概矣。

箭內博士一生著述，已刊者分單行本與論文二種。單行本如下：一、東洋史（與小川銀次郎藤岡繼平兩氏共編，明治三十五年頃。）二、歷史教科書，東洋篇、西洋篇（與野野村戒三氏共編，明治三十七年頃。）三、清及韓（「世界大觀」第二編，明治三十七年）四、東洋歷史表解（與古川啓藏氏共著，明治三十九年）五、東洋讀史地圖（大正元年初版，大正十四年四版）六、校訂黑韃事略（大正十一年）論文如下：一、蒲鮮萬奴事蹟考（史學雜誌二一之二、三、五，明治四十三年二月、三月）二、對元史惡評之研究（東洋學報一之一，明治四十四年一月）三、渤海之建州與元之建州（同上之一之二，同年五月）四、九連城古名考（同上之一之三，同年十月）五、高句麗疆域沿革考

(史學雜誌二四之三、四、五、大正二年三、四、五月)六、東真國之疆域、(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大正二年五月)七、滿洲元之疆域、(同上)八、元明時代之滿洲交通路、(同上)九、三國時代之滿洲、(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大正二年九月)十、晉代之滿洲、(同上)十一、南北朝時代之滿洲、(同上)十二、兀良哈三衛名稱考、(東洋學報四之一、大正三年三月)十三、成吉思汗經營滿洲之二三研究、(東洋學報四之二、大正三年六月)十四、成吉思汗、(東亞之光一〇之一、大正四年一月)十五、元初史實解疑三則、(東洋學報五之二、大正四年五月)十六、遼金時代所謂亂軍之研究、(史學雜誌二六之七、一〇、大正四年七月、十月)十七、奉天之過去與現在、(學生六之一〇、大正四年九月)十八、金代兵制之研究、(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二、大正五年一月)十九、再答羽田學士、(史學雜誌二七之三、大正五年三月)二十、元朝怯薛考、(東洋學報六之三、大正五年十月)二十一、元代社會三階級、(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三、大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蒙古國會即庫利爾台之研究、(史學雜誌二八之四、五、七、大正六年四、五、七月)二十三、元世祖與唐太宗、(東洋時報二四〇、大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蒙古經略高麗、(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四、大正七

年四月)二十五,海都之叛之年次(東洋學報八之二,大正七年五月)二十六,韃靼考(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大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元代之東蒙古(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六,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八,元朝幹耳朵考(東洋學報一〇之一,二,三,大正九年四,六,九月)二十九,元代之官制與兵制(同上第八,大正十年三月)三十,遼代之漢城與炭山(東洋學報一一之三,大正十年八月)三十一,元朝牌符考(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九,大正十一年五月)三十二,讀池內博士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書後(東洋學報一三之一,大正十二年一月)三十三,支那史上之華夷問題(國學院雜誌二九之一〇,大正十二年十月)三十四,成吉思汗源義經也之說之研究(中央史壇一〇之二,大正十四年二月)三十五,秦漢之受命與五行說(史學雜誌三六之四,大正十四年四月)三十六,蒙古之詐馬宴與只孫宴(白鳥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大正十四年十二月) 未刊遺稿如下:元史之研究(太祖時代,太宗時代,憲宗時代,世祖及其以後)二,元史年表(太祖時代,附征金年表,太宗時代,世祖及其以後,喇嘛年表)三,元史索引(元史人名地名索引,元祕史地名索引,元祕史部族名索引,附雙溪醉隱集地名索引)四,對外關係(征金

紀略，征宋紀略，元之南海諸國征服史，）五，宋遼金史，（宋遼交涉史略，宋金交涉史稿，關於宋史研究之書目，）六，元朝文化史，（元朝文化史概說，元朝法典編纂沿革略，元代俗語體文章之研究，元秘史譯文語解。）

蒙古史研究序

距今幾千年以前，太古時代，亞細亞大陸，有如何民族？占據如何方面？其後又經如何變遷？乃成歷史時代之形勢狀態，現在之科學程度，尙不足以究此。然體力智力皆甚優秀之民族，占領氣候溫暖，土地豐腴，最適於人類生活之地域；劣等民族，被逐至寒氣嚴烈之曠野沙漠；實自然之勢也。占據亞細亞南部之文化人之祖先，爲優勝者；住於北部之遊牧民族之祖先，爲劣敗者；則不需歷史證明之事實也。於是南方之文化益開，國家益盛。北方民族，仍停頓於太古之狀態，與禽獸作共同生活。其無關於世界之大勢也，固已久矣。及時代推移，形勢漸變，南方因人智進化，財貨豐富，人民流於奢侈遊惰，而終陷於文弱。北方之住民，居寒熱極端之曠野，以遊牧田獵爲生業，以奪掠爭鬥爲常事，遂成身體強健，氣質慍悍之騎馬民族。此民族一旦戴勇將而攻入南方，南人無論如何嚴重防備，無論如何徵集兵卒，欲擊退之，終非易事。於是南方之文化國，北方之遊牧民，只能維持勢力之平均。若欲斷

絕戰爭，殆不可能。是故上下三四年之亞洲歷史，關係於南方諸國之興亡安危者，大半爲與戎狄之戰爭。要之南北對抗，乃貫亞細亞歷史之綱領。此老大陸之命運，實視其勝敗而決者也。

南北勢力相並，互爭雌雄，此種二元的關係，爲亞細亞任何一國之歷史上必現之事實。而其中記錄最備者，則爲中國。今專依漢史略說其變遷之次第。漢土之文化，不起於氣候溫暖之南方，揚子江方面，實起於北方黃河流域，是何故乎？蓋此流域之地質爲黃土，最適於耕作。又在輸入西域文物上，占最便利之地位。且此方面，北接蒙古沙漠，不絕受戎狄之侵害。因其刺戟與壓迫，故漢人社會，早能結合，而文化自煥發於其間。當戰國時代，燕趙秦三國，各築長城於北境，以防胡貉。秦始皇帝既滅六國，卽犧牲無數之人力與財力，以築萬里長城。由是觀之，漢人如何以防備北邊爲國家要務，亦可見矣。秦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未幾冒頓單于起於朔漠，建匈奴帝國。其領域，東自遼東，西及天山葱嶺，南至萬里長城，以與中國相對，實東洋史上之壯觀也。匈奴之統一，雖亦與秦漢相同，亦有內部原因；但由大局上觀之，南北二國之競爭，實其主因。漢人爲防禦計，匈奴爲侵略計，各謀國家之團結，以求生存也。漢土與匈奴統一之主因，既在對抗之形勢；此二國中，若有一衰頹或分裂，則其他一國已

覺無統合之必要。試徵之歷史，匈奴帝國，於後漢中葉滅亡；中國勢力亦衰，遂分蜀魏吳三國。其後司馬晉，雖再統中國，而其威力，決不及秦漢之盛。回顧戎狄方面，自匈奴亡後，鮮卑雖一時振其暴威，亦以檀石槐之一代而終。自此以後，朔北天地，四分五裂，亦多年未能統合。然北族雖分裂，不可遽斷爲戎狄之武力已鈍，元氣已喪也。彼等雖如是分裂，尙能侵入中國，逞其掠奪。試觀西晉末期，中國勢力既衰，西戎之氐羌，自西方來；北狄之匈奴，鮮卑，羯，自東北來；各侵入黃河流域，建設國家，成史上有名之五胡混亂時代。及東晉末葉，拓跋氏興起，悉滅黃河流域之敵國，而統一其全域；遂開設北朝。此種變動，在中國歷史上，開未曾有之先例。而由華夷對抗之全歷史上觀之，戎狄對漢人之戰爭，實由拓跋氏先奏凱歌第一聲也。

萬里長城，在中國古代，不惟爲區分漢人與戎狄之政治上界線，並爲分別文化習俗之化育上界線。然戎狄一越長城，來入黃河流域，不久即同化於漢俗。本國言語習慣，悉至忘却，而全變化爲漢人。拓跋氏之前，侵入中國之氐種，苻氏稱秦，鮮卑種慕容氏號燕，皆用漢語，讀漢籍，着漢服，而不復顧及自國之言語風俗。及拓跋氏稱魏，遷都洛陽時，魏孝文帝至禁自國言語，而使習漢語；惡自國之辯

髮而襲漢土之衣冠；尊崇儒教之念，凌駕漢人而上之，欲實行經典之理想，以垂範於後世。當時侵入中國之戎狄，既悉化於漢風，漢土人民，雖爲其臣妾，殆無屈辱之感。蓋當時漢人在武力上，雖敗於戎狄；文化上，已征服彼等故也。

拓跋氏本興安嶺附近匈奴之一種，征服黃河流域，以漢土皇帝自任，乃稱長城以外之同胞爲戎狄，而輕蔑之。朔漠諸族，對此南方之強盛勢力，遂覺有合同之必要。其時應此要求而勃興於北方者，則蠕蠕之社崙也。由種類言之，亦與南方拓跋氏同爲匈奴之一種。此帝國在領土廣大之點，兵力強勇之點，比於漢代匈奴，毫無遜色。惟因拓跋魏之武力較優，故連年戰爭，只成一勝一敗之狀態，而終不能逞其志。及突厥推倒蠕蠕，新爲北方君主，而形勢一變。其領土之大，東自遼東，西越烏拉爾而達黑海。其間遊牧民族，悉奉突厥可汗號令。如此強大勢力，發揮於亞細亞北部，實有史以來所未有也。有此等勁敵在前，漢人內部，若依然分裂，北朝固不必言，卽南朝果否能維持。其社稷，亦屬疑問。試一觀此時歷史，果也南北二朝，忽然而倒，而統一於隋。煬帝舉全國之兵力，以當突厥。唐太宗、高宗，復傾內外之武力，始打破之。此種形勢，宛如秦併六國，統一天下，築長城以防匈奴，漢承其後遂滅之。情

勢全然相同。且隋代修復長城，與秦築長城，爲同一策略。其目的在防突厥也明矣。又隋唐經略西域，征伐高麗百濟，與漢代之結托西域，討平朝鮮，亦屬同一政策。其主要目的，即在斷突厥之兩臂，而欲殄滅之也，亦明甚。秦漢之統一，因漢人對匈奴之敵愾心而發動者。此論若果無誤，則隋唐之盛，實因激於突厥之壓迫而出現者也。華夷對抗之關係，既爲亞細亞史之生命。故至某時期，因相互之反抗，遂次第發展，而益趨盛大。隋唐二代之國力，所以較秦漢爲盛者，因其敵國突厥之勢力，亦較匈奴爲強故也。而由漢史全局觀之，隋唐二代，漢民族雖達於最盛時期，而戎狄猶有發達之餘地。其後突厥雖亡，仍不可遽斷爲戎狄衰頹也。玄宗末年，安史亂起，藩鎮跋扈，吐蕃入寇，當內憂外患交集時，唐室賴回鶻契丹之援助，僅得維持其國家。其後五代君主，亦多外夷出身者。可知戎狄依然保持其勢力也。

五代分裂，雖至宋而統一，而其勢不振。西藏之一種，占黃河上流流域，稱西夏。契丹割據其東，稱遼。宋人不過退居江南以保餘喘。其後女真雖滅契丹而稱金，大勢亦無何等變化。故宋代之狀態，酷似晉代之五胡分立。晉代之氐羌，爲西藏種。其占據黃河上流，與宋代西夏同。鮮卑、羯、匈奴，爲胡族，據

黃河東方流域，可擬於宋代之契丹（或女真）。晉室捨洛陽而遷建康，可比於宋室去汴京而遷臨安。然晉宋兩朝，戎狄形勢雖相類似，亦未嘗無差異之點。第一，晉代之西戎，分氐羌二種。宋代之西夏，則只一國。晉代之北狄，分鮮卑、羯、匈奴三種。宋代之契丹，或女真，亦只一國。第二，晉代之戎狄，侵入中國，即捨其本國，而土著於漢地。宋代之戎狄，雖入中國，則仍領其故地。第三，晉代之戎狄，侵入中國，即忘其自國之言語習俗。宋代之戎狄，則製作文字，極力維持其國民性。此等差異，其原因又何在乎？即因華夷對抗之結果，戎狄在此長時代間，政治上之團結，亦已強大。思想上亦起自覺心。遂生抵抗漢文化之氣力故也。

南宋末期，蒙古起於朔漠之偏地。數代之間，自禹域始，以及亞細亞之過半，歐洲之一部，全被征服。在世界史上建空前未有之大帝國。固屬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之力。然由他方面觀之，蒙古之天地，產出此等英材，而能活躍自由者，實因當時北方民族，在古來南北繼續對抗之戰場上，已占優越之地位故也。如是以觀察之，蒙古之活動，實可謂對抗戰爭之繼續者。則最後之勝利，歸此民族，亦可預知矣。亞細亞南方諸國之敗北，既爲此大陸衰頹之大因。故蒙古之勃興，不惟在漢史上爲重大事件，

卽廣由東洋史大局上觀之，亦有重大之意義。

蒙古歷史，在東洋史上之關係，既如此重要。則此帝國之興亡，當早惹東洋人之注意矣。而元史之研究，反由西洋人之手開發，不亦奇乎？蓋蒙古之兵，一時曾突進至歐洲中部，而震動其天地。其東境之俄國，稱欽察汗國，爲蒙古帝國之一部者，至百年以上。又此帝國之領土，曾達地中海，盛與歐洲諸國交涉。仕於元世祖之馬哥孛羅見聞錄，遂廣被歐人所讀。蒙古歷史，早惹起彼地學者之興味矣。因而關於蒙古之著作頗多。其中以Hammer—Purgstall氏之金帳史，Johson氏與Howorth氏之「蒙古史」尤爲傑出。然其所用之材料，專爲波斯阿剌伯等西域史籍。准Howorth之書，稍參考漢土之記錄，其餘則無之。又Bretschneider之Mediaeval Researches曾以元明時代西域地理，與西方記錄，對照而精細考證，裨益於學界甚大。惜此種研究，未曾應用於歷史方面，殊爲遺憾。要之西人著述之蒙古史，專係西域蒙古史，未能及於東方蒙古史（卽元朝歷史）尤屬闕點也。蒙古帝國之版圖，亘於歐亞。其宗家爲東方之元室。故在蒙古史中言之，漢土所存之資料，爲最豐富。然中國學者，每有誇自國文物輕蔑外國人之癖，對於戎狄人遼金元三史，熱心考究者甚尠。卽